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

凡二十一年

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臣昏上嘉其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

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命江

夏王道宗特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

服儀衛之美惡之贊普禁之亦漸華其猜暴之性遣子弟

入國學受詩書胡氏曰祿東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

守以厚恩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

獨無它道乎

○夏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命太

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出陰陽雜書

牙叙冰

復以姓柳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

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

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  
犯三刑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  
賤其殊命共古者胎而夭壽更異此皆變命石交侵不著明者  
也故其葬之適致近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不克葬是古壽夭  
皆因卜葬之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不克葬是古壽夭  
不擇年也春秋九月也鄭葬簡公大夫葬皆不克葬是古壽夭  
吳乃克葬是也春秋九月也鄭葬簡公大夫葬皆不克葬是古壽夭  
朝而克葬是也春秋九月也鄭葬簡公大夫葬皆不克葬是古壽夭  
者皆於國都之際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之葬  
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辰日不可哭  
親傷教以禮莫論斯為

**集覽** 長平坑卒秦將白起攻趙不送其  
甚識者以為禮莫論斯為

辛四萬事在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殺其將白起攻趙不送其  
寵李通鄧晨來歙鄧禹彭越張敖馮異漢陳俊任漢光武時彭  
茂馬成馬武劉隆韓馥趙熹張湛馮異漢陳俊任漢光武時彭  
尹敏等皆南陽人並貴士也同墓之室鄭掌少公墓大夫徒  
家屬之

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衛上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馬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  
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干承基殺之宮志

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甚潔竟不忍殺胡氏曰太子之於  
奪其喪豈其父未之思歟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  
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納  
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志寧之奪其喪豈其父未之  
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殺志寧則志寧之奪其喪豈其父未之  
重喪禮也又亦不可奪喪也注不遭母喪而起復為太子詹  
事不可與從金革之例謂志寧遭母喪而起復為太子詹  
事不與從金革之例謂志寧遭母喪而起復為太子詹  
見晉元帝永昌元年又注見唐德宗貞元十年事注

突厥咄陸可汗殺沙鉢羅可汗○遣職方郎中

陳大德使高麗

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  
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編於郊野大  
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  
難但山東州縣彫弊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  
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之所及無不  
服而以賂遺詭詐為謀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禁所益民矣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  
無所益民矣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

不壯哉因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

有是命薛延陀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天子封泰山邊境

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等分道擊之諸將部人長城

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出勦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

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

利曰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與摩一燒秋草彼獯

必矣十餘月無所獲卿等退已與摩一燒秋草彼獯

虜五萬餘人出勤敗薛延陀於諾真水斬首二千餘級捕

人畜凍死者什八九出脫身走軍定襄

薤草也薤他計反又直獲也

寅壬

十六年春正月魏主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

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昇大開館舍門

庭如市至是上書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昇大開館舍門

源也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所則後又令泰徙使武安

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上從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

每抑其驕奢不可動之嫌

疑之地其上遺泰歸第

徙死罪者實西州

括淨

民附籍以岑文本本專知機密夏六月詔太

子用虛物有司勿為限制

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臣聞古者節用則財

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到病除言利行伏惟

安思危日慎一日慎一日慎夫酒正有王及后也

氏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也

而則易以武王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也

少則刑國之節財用是或者以爲象幸之職量入爲

家刑國之節財用是或者以爲象幸之職量入爲

不考於此而失之可諸賢在

集覽

集覽

秋七月以長孫无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

空○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

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漸不可封狀進來言徵上言比者常以  
陵師奴婢過多矣若有聞見漸不可封狀進來言徵上言比者常以  
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幾堂上命遂小殿人所尚徵會上表謝上曰  
而彰竟賜以何益微宅無堂上等以遂其人所尚徵會上表謝上曰  
認曰成仍賜以何益微宅無堂上等以遂其人所尚徵會上表謝上曰  
以國承乾急務遂蓋為黎元與國事何事遇謝會此為最急時  
太子承乾急務遂蓋為黎元與國事何事遇謝會此為最急時  
下之疑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羣臣宜有疑議分此為最急時  
宗使徵之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羣臣宜有疑議分此為最急時  
訓疾太子徵為太子受詔以重太子曰太子也子不聞告其方君以  
嘗謂侍臣難曰朕雖平定天下見疑守禮之難微也○曰臣聞戰  
徵比來朝臣殊寡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嘗有言  
高士憂遇少府少監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比近何營繕德素  
頌部外事玄齡等謝曰魏徵進曰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  
於中事豈有等不拜謝魏徵進曰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

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  
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臣之亂也上嘗  
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治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曰  
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之揚傳昭三十一君而  
救亡乎對曰彼纒能哉集覽蓋而名章言為惡者欲掩蓋其  
稱而名反彰露也北門唐分宦寺故稱南司故西突厥寇  
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自恃疆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諸遂良上疏曰陛下初取高昌既平歲發

戍破產辦裝夫死亡者眾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

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離右諸州兵食以赴之

耳然則河西無用之國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弊本根以事無不吾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遂良輔內安外寧高昌吾乎願高昌者子弟使之君其國永為

先者喪德之禍小而不患霸地不廣民之而或以是故

突厥可汗為其下所逐遣使立射匱可汗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西突厥  
泥部  
所部  
毗部  
皆曰  
從吐  
大羅  
夏之  
卒  
不諤  
巧言  
而令  
惟利  
利在  
義而  
非道  
也故  
使於  
至者  
不遠  
之乎  
之二  
之對



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

冬十月郢公宇文士及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十一月高麗泉

蓋蘇文弑其王建武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而善之則去聲孟子王如善之是也又詩善之故亡對曰郭亦去善聲而惡語曰齊桓公之問父老則曰善也何至於云父老曰善而善也惡不能短所以止其善也善傳昭君也何至於云及子孫注也長惡惡如字一惡止其善也善傳昭君也何至於云于驪山見其獵于驪山登則墮軍法刑之則左曰吾臨道以引轡入谷以避之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以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為古者父子反者罪夷相及奈何以

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上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鶴山公

主欲以其妻其子叔王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儀非其志也悉

昭陵不受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

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葬上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

鏡可以為見魏徵替以人為鏡矣可以

雍州醴陵泉縣在張亮為洛州都督而君集自以有功

志會亮出為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

皆功不臣語時且勿言待君集如故圖功臣於凌煙閣

上命高士廉尉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

開山柴紹劉政會唐儉李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齊州

都督齊王祐反伏誅

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史賣

我以為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

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賜手敕曰朝吾常戒汝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

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喜聲色敗獮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

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

幸其意輒邀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

有天下當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  
當一怨望太子嘗曰我甚善天子朝夕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  
由是以為樂嘗曰我甚善天子朝夕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  
過數百人衆自定矣私幸太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  
太子於宮中構室立像朝夕莫祭稱節下疾不朝謁者數月  
王泰多能寵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疾不朝謁者數月  
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俱為泰要結朋黨太子畏其  
以陰養刺客欲承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  
預其謀割臂為誓荷謂之曰州刺史趙節馬都尉杜荷皆  
危篤獄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  
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承乾承乾曰臣救大理中書門下參  
反形已具上朝面責承乾承乾曰臣救大理中書門下參  
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為大子復何所求但為  
耳今承乾泰為太子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謂侍臣為  
以處承乾泰為太子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謂侍臣為  
慈父昌賜自盡君集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庶人幽  
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庶人幽  
以不諫諍免為庶人獨乞其生可乎羣臣見褒君集被收上  
謂侍臣曰君集為庶人獨乞其生可乎羣臣見褒君集被收上  
集之曰與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

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是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  
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知教是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  
盡臣之術非反在房李之下如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  
自負微功乃謝道宗曰果如文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  
至是上乃許立為太子果如文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  
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果如文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  
請立晉王治有謂侍臣曰文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  
為甚下子治有謂侍臣曰文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  
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臣等皆受陛下之命臣等  
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下萬歲後魏王失言此國家大事  
其愛子以授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曰汝與  
紘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曰汝與  
不能也起入宮魏王泰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曰汝與  
善始無憂乎治憂於泰上怪孫無問其故治曰汝與  
遂良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乾治拜泰亦  
于林抽佩刀欲刺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乾治拜泰亦  
欲上許汝矣立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王乾治若立泰亦  
險諸子誰可立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王乾治若立泰亦  
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歲謂侍臣曰王乾治若立泰亦  
太子之治可立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王乾治若立泰亦  
棄則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  
立則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子孫承諸



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司馬公曰唐太宗不以天

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十一三年立為突厥可汗一設突厥別部典兵者注見漢高

帝九年正落其度內度達各反計料也以上變造注見漢高

德言墮其計中青雀魏王泰小字以

為太子傳蕭瑀為太子保李出勤為啓事瑀出勤並同中書門

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為李亮于志寧馬周蘇昂高

可療上自成緒遂良皆為察屬出勤嘗謂曰朕求羣臣云鬚灰

謝孤者無以踰公之和不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云鬚灰

宮闈動馬旬更詣東宮與太子對遊○希上乃命泊與岑文

褚遂良馬旬更詣東宮與太子對遊○希上乃命泊與岑文

乘馬則曰水所以知其勞而不知緣襦之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

其息於木下則曰載舟亦不綱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

柔弱我欲立之句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社稷曰吳王恪英

上謂羣臣曰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治自初厚

武乃生狼猶亂之才如羊輩仁怨實守不之德也無忌對曰陛下

亦無是也然太宗謂胡不於廢承乾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

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為人謀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始之

乎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果以靖其當况富貴也為

國則輕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困於誣罔

以自被誅亦不可以爲大臣謀是向之所以忠者之戒矣

素還請於懷遠成增百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小以辯折其臣下而巳其始

行德惟善太宗之謂矣高士廉罷仍同三品○詔

詔以長孫无忌為

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為太子太保蕭瑀

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

其未之集覽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又使太子知兵馬事太宗

漸而太子征伐行役之事則太子代君守國二年文也解云君

幣獻羊馬其何力對曰願且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來

胡氏曰太子奉冢嗣之

盛朝夕視太子君

又使太子知兵馬事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蘇文曰蓋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矣范氏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  
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揚氏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  
以動夫好名之君耳職則不善則何可掩乎之外違之  
機善則千里之從違如此則亦善何可掩乎之外違之  
史房玄齡曰朕之從違如此則亦善何可掩乎之外違之  
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異戒於前出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  
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刑於事無失若以聞諫議大夫朱  
或有飾非護短玄齡乃與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為高祖今  
所信乎上書成不從玄齡乃與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為高祖今  
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皆古之所謂  
亦頌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范氏曰古者官守  
其職得史書善惡而君相不與焉此直筆不亦難乎懼也後  
人君以職而宰相不與焉此直筆不亦難乎懼也後  
事則善惡庶乎不可信也

**集覽**

**職當載筆**

###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虜  
君不可不以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  
損望更與忿兵窮則安危難測也李出勳曰間者薛延陀入  
寇陛下更與忿兵窮則安危難測也李出勳曰間者薛延陀入  
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也言遂失機會不然而下警猶言恐塞  
嘉言之腹也耳遂欲然此誠徵之也言遂失機會不然而下警猶言恐塞  
兩京討但命也州縣四猛將所臣一且棄金湯之如反掌耳今大  
當致討但命也州縣四猛將所臣一且棄金湯之如反掌耳今大  
子新立勿釋諸王陛下將所臣一且棄金湯之如反掌耳今大  
險以天下不聽范氏曰高麗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者上皆不聽范氏曰高麗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為大國者不可不計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之言雖伐而不

**集覽**

新羅東南忿兵注見梁武帝大同三年

### 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冬十一月詔黜

### 封德彝贈諡

初上與隱太子策刺王有隙封德彝陰

止至是侍御史唐臨追劾其罪詔從之改諡曰諂

**集覽**

策刺王

祖武德九年

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

上嘗謂侍

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勳道宗萬徹非三人而已世勳

秋

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本文

既高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曰受弔非勳非舊濫荷寵榮

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

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

曰性敏羣臣言事者引以喜怒有所折之多不能對劉洎

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以喜怒有所折之多不能對劉洎

諫曰以至於愚而對至聖以極早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

排其議未敢對駁而動神機縱天麟歸辭而折其理引古以

社稷其議未敢對駁而動神機縱天麟歸辭而折其理引古以

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

形神志氣非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

蒲假也對駁非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

飛白字體也對駁非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

造馬白通象物形惟點最難工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

門侍郎參預朝政

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矣

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類於未

主能從主忽焉是自然賢主能

下矣太宗求諫未其有過知可

等曰文德臣等將相諛之不知

武已過公等拜謝上曰諛之不知

改之何如非其謝上曰諛之不知

之者骨戰規其耳唐儉言辭辯捷

可泊力言及於本獻替耳唐儉言

敏速直道而堅貞有利益然多能

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

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鳥常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不徇目朝前也郭孝恪擊焉者執其王突騎支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西突厥朝貢多闕郭孝恪帥步騎三千擊之執其王突騎於

支上謂太子曰焉者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其王突騎於

懼則懼可知矣此思高麗遣使入貢却之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比曹不能復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貢良曰

汝曹不能復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貢良曰

大鼎於宋納于太廟非禮也注郭鼎皆以不義取之屬大

取之公羊傳取之故謂之鼎如以義應得則當言取宋大鼎之

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鼎如以義應得則當言取宋大鼎之

不應得故取之故謂之鼎如以義應得則當言取宋大鼎之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十月朔日食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各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冬振謝曰疎蜀之

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也思即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亮

對愈明辯上乃數日奇士也五百騎六萬及蘭河海楊平壤又

為平壤明辯上乃數日奇士也五百騎六萬及蘭河海楊平壤又

以李平壤明辯上乃數日奇士也五百騎六萬及蘭河海楊平壤又

東手詔諭天下以東大撫管蘇文高麗王仁愛故不其能成

營額無為勞費昔隋煬帝殘暴高麗王仁愛故不其能成

今以不克布告元集覽胡蘭河二州本古西羌地即降

憂勿為疑懼元集覽胡蘭河二州本古西羌地即降

漢金城郡後集覽胡蘭河二州本古西羌地即降

秦置河州後集覽胡蘭河二州本古西羌地即降

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

大亮為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弼

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其官爵授之持弼而泣以家

皆遺弼不受言於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米五斛布三

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

玄親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

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故太子承乾卒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之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故太子承乾卒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集覽持論恒據經也說讀曰監

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陽上謂侍臣曰朕雖壽亦

宗之智有餘萬乘之才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

於河南曰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

封比干墓

殷太

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太子監國

發定州

師道從

夏四月諸軍至玄菟新城

李出勳

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

將兵數千至新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在瀋  
城水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在瀋  
麗兵斬首數千級破高

### 書侍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夙  
夜勤力精神耗竭遇暴疾薨上召許敬宗代之

### 李世勣拔蓋牟城

李世勣拔蓋牟城上召許敬宗代之

### 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

五月張亮拔

### 甲沙城

張亮帥舟師渡海襲甲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

### 帝渡遼拔遼東城

李出勣管王大度先

萬救之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為眾寡  
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  
當清道以待乘輿見高麗車駕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橋以  
助之登高而望車駕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橋以  
渡既度撤之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士卒負橋以  
實壘即分城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士卒負橋以  
時世勣即分城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士卒負橋以  
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圍其城數百重  
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以其城為遼州

### 進軍

### 白巖城六月降之

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

力擊高麗救兵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尚輦奉餉薛萬備單  
騎往救技何力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尚輦奉餉薛萬備單  
遂破高麗兵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友覆攻之令  
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  
李世勣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將者貪虜獲耳  
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其死將者貪虜獲耳  
言是也然縱兵殺之而虜其妻孥朕然不忍勣乃退上受  
功者朕以為巖州何力為重上自為傳藥求得刺何力者使  
自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  
舍之

### 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

策有三部薩延壽惠貞帥兵十五萬拔安市上曰今為延壽  
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  
與之宵遁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  
彼壽日出秦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  
今舉海內之眾而交群臣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出之才  
曠日持久之分遣高麗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歸  
史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同

與耳競進乘之至安東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  
麗根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  
本萬則數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命李世勳將  
彼谷以衝其後上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角舉旗諸軍  
兵欲北山戰上望諸軍無懼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  
陳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軍請降  
乃舉國大駭後黃城驛城皆自拔道去數百里書報太子及  
士廉等曰朕為將如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  
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太宗少時奮於布衣  
猶思所以禮義志其能志中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  
自非有禮義志其能志中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  
正太宗為功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始哉  
覽籍薩延壽官名借唐之壽從之則唐師豈不始哉  
南太對盧高麗之官十姓高皆為薩延壽主北傳並音  
喻部對盧高麗之官十姓高皆為薩延壽主北傳並音  
為士後於野不知止也見孟盡心下  
之黨笑其不野不知止也見孟盡心下

秋七月張亮至

安城破高麗兵  
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子

多彌可汗拔灼立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為多彌可汗立是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山城木拒乃則天亦望骨安世東有不謂為曳  
擊崩柵之止建天亦望骨安世東有不謂為曳  
而會以士江安以請風城市勤今所意李多  
守守塞卒夏新為召奔主人遂踰不攻之勤  
之城其交王城天為張濟老聞政安者必曰  
上傳缺戰道子親征異於諸將不直取前  
怒伏晝六督衆築土山以逼先取安若向  
斬愛私不七衆築土山以逼先取安若向  
伏愛私不七衆築土山以逼先取安若向  
以所部六旬用功五其樓城三出萬山類  
狗部六旬用功五其樓城三出萬山類  
命諸將自攻之  
將自攻之  
將自攻之



上以遼左平寒草枯水凍遼土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救班  
師先登城拜師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勸

事君還師渡途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勸

所小碑者凡七萬高麗新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

四角車折即繩連石磨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

衡車折昭以機法行三砲軍戰石也張晏曰范蠡兵衛通作石

十車斤為機法行三砲軍戰石也張晏曰范蠡兵衛通作石

深悔之數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

少牢復立所製小碑召其妻於煬帝蓋不能憤終如始日新

玩武不巳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憤終如始日新

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至營州祭戰亡士卒

高麗民萬四千

元璿以罪免

薛延陀寇夏州

殺侍中劉洎

十一月易州司馬陳

以馬周攝吏

志使氣復思惟也故喜無過差以禮義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

擊不復思惟也故喜無過差以禮義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

亦不聞何事曰遂邪良孫甫魏之亞當矣然太宗殺洎甚遽

信乎胡氏敬宗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觀實錄敬播所修安

詳正許敬宗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觀實錄敬播所修安

良後諫宗不豫則洎初無是語也遂洎不應以此諸之對矣

史所書由遂矣良之諸也然賜自盡孫氏曰劉洎之臣之

國事不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洎於上還不豫

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發怪之曰願陛下無憂大

元璿以罪免

薛延陀寇夏州

殺侍中劉洎

十一月易州司馬陳

以馬周攝吏

二十一年春正月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帝還京師帝還京師

二月詔皇太子聽政二月詔皇太子聽政

殺刑部尚書張亮殺刑部尚書張亮

入貢入貢

閏月朔日食○夏五月

高麗遣使謝罪却之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西突厥遣使西突厥遣使

如靈州遣李世勣如靈州遣李世勣

擊薛延陀降之擊薛延陀降之

敕勒諸部遣使請吏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殺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已所親昵國人不附回紇諸部擊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朝略已滅延  
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集覽元嘉七年頡利前  
告廟仍頒示普天古勒石於靈州集覽元嘉七年頡利前  
可汗之號廟略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廟勝冬十月貶  
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

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  
詔曰朕於佛教非意所導梁武簡文窮心釋氏覆亡不  
社稷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履履車之釋氏覆  
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之量乎可商州刺史

###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  
路勞所以有負米之限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

因泣數行下更為歡樂乎集覽膝下謂孩幼時親生之膝下注  
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  
鍾願欲食藜藿為親幸房玄齡第歸第楮遂良諫曰  
負米不可復得也死決策翼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  
不救不翼贊聖功冒死決策翼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

未丁

###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公高士廉卒

上廉卒上將性  
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孫無忌諫曰陛下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  
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因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  
而哭涕下如雨及集覽也服州沙服食以救勒諸部

### 為州縣

請以回紇以其首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緡遣之諸酋長奏  
十人驛上許之於突厥北荒悉平然回紇之參天可汗道置六

可汗官號皆如突厥北荒悉平然回紇之參天可汗道置六  
有夜所賜之有陰者亦不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先王所以無怠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  
率服又曰無怠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  
勞民不費財至後世之君或雖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  
而欲招來之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人類不可  
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人類不可  
况不能地而自殘其民乎仁人而受實弊也且不可為之者  
皇是也山川之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為之者固不可  
不可使也山川之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為之者固不可  
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巴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

魏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  
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  
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  
夫常有求於外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  
或兼蓄夷夏非所以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  
窮兼蓄夷夏非所以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  
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年仲春有事於泰山○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

軍大摠管伐高麗

征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教年之閒千里肅條則人心自  
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教年之閒千里肅條則人心自  
離並進以討之范氏曰太宗以蓋蘇文殺君故舉問罪之  
師誅其賊弔其人之置君而去之則德刑舉矣伐而不克  
益發忿兵欲擄之使不得耕稼則是爲寇非禦寇也

以李素立爲燕然都

初上得風大和廢宮爲翠微宮

護以李素立爲燕然都

其酒一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其率馬牛古帝王雖平中夏  
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此者功過之五事何也羣臣稱頌  
多疾勝已者朕知其短取其所長若已此者功過之五事何也羣臣稱頌  
朕常棄其已者朕知其短取其所長若已此者功過之五事何也羣臣稱頌  
不肖則彼推諸空朕無見賢者則朕之往賢則欲實諸懷退  
多於朝未嘗黜諸貴人無代古無之朕中燕然注見漢武  
如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月如翠微宮

皆曰有文名考功輕外郎王師曰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  
曰曰有文名考功輕外郎王師曰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  
以罪下雅道則善其言胡氏曰太宗見於皇甫德參則欲加  
修志已矣古則聖王慎終始而新治其本故德宗不加  
有德焉蓋聖學不傳錡納諫自勉而新治其本故德宗不加  
成也

李世勣破南蘇城

名官公治一

度遼歷南蘇數城高麗多背城  
集覽 羅郭外郭也  
以李

言對曰玄機但云李緯美  
秋七月作玉華宮○牛

進達拔石城○八月詔停封禪  
功以薛延陀新降土

也故骨利幹遣使入貢  
長夜短日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書

已復出矣立皇子明為曹王  
曹王之明母也楊氏巢刺

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性下方有寵於上

殺弟何納其贏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范氏曰太德宗

明元吉後是彰其瀆人倫甚矣又明繼元吉後范氏曰太德宗

於秦嬴以贏於二君注長贏懷弟婦也集覽 以辰左嬴自累累

氏號秦嬴以贏於二君注長贏懷弟婦也集覽 以辰左嬴自累累

以辰左嬴自累累集覽 以辰左嬴自累累集覽 以辰左嬴自累累

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高麗復征乃太宗之

發江南工人造大船  
高麗復征乃太宗之

徙順陽王泰為濮王  
○十一月遣

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  
○十一月遣

社爾等擊龜茲  
○十一月遣

二十一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二上篇以帝範十

子曰君賦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更賞罰務農

矣然武宗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吾中一曰不足法也夫取善多矣

願弘濟蒼生取法於中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善多矣

力為善則善固多愧矣女無益多故勤而不保承且我之不富貴竭

者請集也失則善固多愧矣女無益多故勤而不保承且我之不富貴竭

無德政文章何救為遂不許  
中書令馬周卒

申戊

太子臨問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遣薛

萬徹伐高麗○以長孫无忌檢校中書令○結

骨俟利發入朝結骨人國都督長其俟利發失鉢精自古未通

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長其俟利發失鉢精自古未通

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以上德曰漢武帝窮兵長爭入獻所

使窮髮之豈如今日綏戶乎德曰漢武帝窮兵長爭入獻所

名也俟利發結骨君長之號失鉢精自古未通

所謂不毛之地也列子湯問篇終髮比之北注髮猶曰窮髮

比極義云終髮即窮髮也林希問篇終髮比之北注髮猶曰窮髮

逸口義云終髮即窮髮也林希問篇終髮比之北注髮猶曰窮髮

覆高麗西討龜茲所費已巨德計充容徐惠上疏曰惟寢殿

安鋪之術人勞乃易亂之獲也他眾已華成之乃喪國之齊斤味

作法於奢何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巧其奢國之齊斤味

九八歲自晚屬文太宗召為才人後進為充通論語崔仁

師坐罪除名流連州坐有伏關詭說三月故隋后

蕭氏卒使三品護送夏四月遣武侯將軍

梁建方擊松外蠻降之○西突厥葉護賀魯來

降曹帥既奔吐火羅部五月遣右

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初中天竺兵最疆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其國會

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策脫身宵

帥之進至西境微鄰國兵吐蕃破之邑聚落降者五百

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吐蕃婆羅國在邑聚落降者五百

得其實可議益德尚書議曰肅川曰謚者行之迹當

側若別第所闕多矣上命即瑀第營之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集覽**

**宋公蕭瑀卒**

**集**

**集覽**

崔仁

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  
李君羨小名五娘不而官稱遂邑皆有武字出  
御史復奏君羨謀之不軌上誅之  
風私記所云信不有過乎對曰臣仰瞻天象  
兆既成矣上曰疑似多殺無朝何如對曰  
能老無幾王首不疑徒為禍或淺今借使  
壯者肆其怨毒慈心乃下  
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

梁公房玄齡卒  
未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有餘責  
日知不足不辱矣且知陛下無言死有功  
疆亦可知止矣且陛下無言死有功  
樂者重人命也今陛下無言死有功  
百姓之類也今陛下無言死有功  
而所煩中之國也今陛下無言死有功  
小所煩中之國也今陛下無言死有功  
鳴之所煩中之國也今陛下無言死有功

號為賢相魏然無善神而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社  
不其言助王魏致善神而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社  
人行其道唐宗臣固宜哉  
集覽  
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  
美衛國公李靖秋八月朔日食九月以褚遂良  
勤衛國公李靖秋八月朔日食九月以褚遂良

為中書令  
冬十一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僚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遂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  
使造舟上從之遺使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  
發造舟上從之遺使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  
督迫嚴右峽中兵至賣田宅鬻人子擊之不能供穀價踊貴  
然范氏曰惟兵者不祥之器不備則已而用之太宗伐高麗  
其得已而逞其志者乎及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反如一身  
猶手足師役支病而使之別支皆被其痛豈愛身之道乎  
欲疲之師役支病而使之別支皆被其痛豈愛身之道乎  
覽今成都府梓州利州劍州分天下為十道其僚九日劍南道

西反又音老  
度為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婆閏  
十一月奚契丹內屬  
回紇吐迷  
十二月阿史

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阿史那社爾引兵

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者王奔龜茲社爾遣兵

擊斬之進屯積口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布利戰敗走保都

城社爾進軍逼之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利戰敗走保都

換城社爾進軍逼之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利戰敗走保都

汗○二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四月如翠

微宮○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李上謂太子

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點之若其即行矣我死汝用為

僕射親任之若無恩我今點之若其即行矣我死汝用為

人哉以勤受詔不至家而去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為何如

其臣則利祿之黜豈可相詐之術五伯所以不為天下苟不願繫馬

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薛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

勤輔太子君待臣以道臣以勤輔太子君待臣以道臣以

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

兵上苦病增劓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

孝善輔導之謂太子孫元忌者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

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一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諸人

子先還飛遼東之勤及遺詔有頃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

者數百人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者數百人聞大行御馬輿

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六

月太子即位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

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者更封奏

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

集覽

州疊州括地志云台

衛公李靖卒○帝崩長孫

集覽



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緝冤臨所處者獨  
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遂告長孫无忌  
謀反上獄者不當殺之无忌遂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无忌  
已以聽之命殺之无忌遂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无忌  
永平十改官名犯先帝諱者連言者勿避至是始避之  
四年

以長孫无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  
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

爾契必何力請外葬上等十人論以先帝首不許蠻夷君長為  
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人皆珍石為象列於北司馬  
門內范氏曰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材略優於漢高  
疆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  
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古周武成康  
就者如餘年而後貞觀有漢君擇其善者而後有太宗以其  
其不善者此豈不難得哉漢君擇其善者而後有太宗以其  
然而力反其而道勉之足以自謙言交後一人則治安之效著  
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作其多其比太甲之則治安之效著  
王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

之懲前毖後豈直倍哉當時以諫爭為已任而為太宗  
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  
問大甲成文貞公口言堯舜而道不能足為湯武  
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而道不能足為湯武  
使則魏徵格君與六宗所就止於死其妻與足矣  
也葬以徵格君與六宗所就止於死其妻與足矣  
以殉葬定而後死也陳子昂告曰夫死其妻與足矣  
與宰吾欲以二子殉葬非禮也然則彼疾莫養其家大夫謀  
疾蜀其兄弟命其子者之為也於此則非大為我棺使吾二  
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如我死則於此則非大為我棺使吾二  
果殺我陳乾昔死其子曰如我死則於此則非大為我棺使吾二  
徒殺我陳乾昔死其子曰如我死則於此則非大為我棺使吾二  
公魏徵曰文貞公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冬二十二  
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

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詔衡山公主侯喪畢成昏

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  
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

戊庚

集覽

集覽

喪畢成昏上從之范氏曰君喪三年不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入於夷狄也服唐之天子無親固不可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樂忘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如漢文之制而欲寧之議行禮裕成教難矣為國家者必務華漢文之薄君臣而欲代之隆禮教天下為方喪三年注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至死方喪三年注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至死

易月亮陰注漢文方喪三年則象著於君臣之義矣漢文立制漢文方喪三年則象著於君臣之義矣

上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

方喪三年注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至死

秋九月

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數百騎走侃追獲之送京師獻於廟社及昭陵而赦之

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十節督二十餘年

冬十月李勣

解僕射仍同三品

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

奭同三品

秋七月西突厥賀魯殺射匱可汗

自立為沙鉢羅可汗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

討之

詔梁建方及西域諸國多附之

張行成為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為侍中

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三年春正月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

貢

梁建方等大破龜月朱邪於牢山

孤注殺招慰使與突厥賀魯相結建方破之於牢山生擒

請以其馬實中厰上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

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雅

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雅

沙陀為山朱邪為姓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見於中

尚書同三品○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侍上謂

擊鞠意謂朕好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

問民疾苦尊禮輔之情亦因以自誠范氏曰高宗即位之初

擊鞠成武氏道也豈不為賢君哉不用安也戰國所以杖擊

韓瑗為黃門侍郎同三品○秋七月立陳王忠

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為后謀以忠九月

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冬十一月濮王泰

卒

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

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

表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

高宗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萬徹弟直封爵使荆王

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之直封爵使荆王

王恪有文罪上令孫無情所事向太

止遂與死於相惡無萬徹元景因言與巴陵同謀

冀得免靈當流不罵曰徹孫武無皆斬元景恪高陽

宗社有賜靈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晉陽宗威權構害良善公

皆得罪之策也其富貴安榮當與裴寂相為謀終而禍承

敗之及或之在其身或其在子孫何也裴寂亂臣時略亦

此白經自天陳平之陰禍而巳其宗嗣不延且哉故四族既墮

而唐之子孫亦幾于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下之  
 戒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無一不義殺之獄及吳王遂  
 則所宜止也既不能復以素不相愛之罪斥道宗其不  
 良保終而元來讒口有以遂長奉承不諫子兄弟為嫌乎抑以  
 能遺愛終而元來讒口有以遂長奉承不諫子兄弟為嫌乎抑以  
 為是乎二者必也集覽浮屠機浮屠僧也其辯機僧之左傳  
 居三年周鄭失也集覽浮屠機浮屠僧也其辯機僧之左傳  
 年簡子與中行惡文子相惡兩相惡如字又惡如字又惡如字  
 復姓以李勤為司空○秋九月北平公張行成卒  
 以褚遂良為右僕射○冬十一月以崔敦禮為  
 侍中○十二月高季輔卒○西突厥咄陸可汗  
 死乙册咄陸其子訶達度設號貞珠葉護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初蕭淑  
 王后疾之武氏出為太子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入宮長髮納武氏出為太子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令宮長髮納武氏出為太子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

妃寵皆衰更相與諸臣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集  
 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編贈屈突通等而武士獲頌焉集  
 覽大幸御幸營日親愛者曰幸於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  
 夜大水郎上將萬年宮夜大水郎上將萬年宮夜大水郎上將萬年宮  
 呼以警宮內將萬年宮夜大水郎上將萬年宮夜大水郎上將萬年宮  
 而水入寢殿漂溺三乘餘人集覽大幸御幸營日親愛者曰幸於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  
 言門悅猶六月恒州大水集覽大幸御幸營日親愛者曰幸於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  
 家陽九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之命身必盡在人事如醫者療疾  
 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之命身必盡在人事如醫者療疾  
 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特天宗命有必盡在人事如醫者療疾  
 雖有死微而必聖王所以不特天宗命有必盡在人事如醫者療疾  
 之理故天於高宗用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世即察  
 也即位之歲於高宗用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世即察  
 諄諄然命之告其君者豈切矣固欲中微視之漢初元百一  
 恐懼修省命之告其君者豈切矣固欲中微視之漢初元百一  
 不昭也集覽漢初元百一統法忽以  
 為一也集覽漢初元百一統法忽以  
 有定者則終注云所謂入元陽九百六凡四會初元百一統法忽以  
 元之有陽九故曰百六陰會文選陽為旱陰為水濟陽九注元百  
 六歲有陽九故曰百六陰會文選陽為旱陰為水濟陽九注元百  
 六歲有陽九故曰百六陰會文選陽為旱陰為水濟陽九注元百



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 焉惜乎无忌之不學也

六年春二月遣營州都督程名振等擊高麗

與百濟蘇韜連兵侵新羅收三十二城新羅王遣使求援

遣程名振蘇定方發兵擊高麗既渡遼水高麗逆戰名振

大破之夏五月屯衛大將軍程知節討沙鉢羅

○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

為賢如皆視一也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

秋七月貶柳

奭為榮州刺史初武昭儀詔儀詎入宮因并貶奭

注見漢章帝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府中書舍人李義

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

儀心於昭儀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亮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

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儉同正官○以裴行儉為

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母楊氏行之以告昭儀

上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

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

不可使至上有殺元舅功

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

疾无忌等入先帝付知非

佳兒名家子先帝付知非

日又言事遂良因所共知

武氏下意罪當死因命引

乞放歸田里上遂大怒受

不殺此言周憐每愛因泣

法乾坤臣言臣每愛因泣

賢若以意遂不可事當且



刺王如法為法乎故唐世無  
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高祖平京師也禮王功名  
成王業也勳者禮王總名  
施於民也庸常也國家為  
華纓也蔽地有纓也華民  
冠繫也蔽以纓為之黑與  
齊也纓也漢書注師古曰  
本紀伊尹從湯言九主之  
君專君從湯言九主之  
索隱曰案注劉向所稱九  
憑據耳法君謂劉向所稱  
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  
祿賞若漢高封功臣授子  
獨斷不任賢若漢宣太子  
死若楚代吳濞等也寄君  
待故孟子謂之寄君也若  
城郭在甲兵而不修德若  
君謂在檢檢而主社稷若  
中書侍郎李義府知政事  
險又刻其柔而害物謂之  
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賊  
言左傳今其言多忌克

丙辰

為皇太子弘武后所生也  
自安忍非宗朝之福於是  
屬無敢見者右無子李安  
月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於園立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

大勞取庸則人省征役今  
家所餘悉免之六月詔以  
高祖配昊天  
李義府  
州婦人  
淳于氏  
義事

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  
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  
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  
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就  
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就  
曰義府置殺六品寺丞能  
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  
殺身以



滅口如義府則生殺之威不由三出漸不可長對仗此義府  
令下不義府願望不義方乃由三出漸不可長對仗此義府  
發彈文上以義方九月括州暴風海溢○冬十一月

程知節討沙鉢羅不免官程知節引軍至鷹婆

管定方帥五百騎擊賊程知節引軍至鷹婆  
入定方言於知節曰上勇擊賊  
號令請囚文知節曰上勇擊賊  
附文變獄殺之而取其資定方曰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  
代文變獄殺之而取其資定方曰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  
亦坐逐遼免官集覽帝本始三年漢宣

二年春正月遣蘇定方擊沙鉢羅○三月

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夏

五月帝始隔日視事上自無實請隔日視事宰相奏遣

天竺方士歸國天竺方士發使請婆羅門諸國采藥

竟不就乃放還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

觀十年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集覽見太宗貞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集覽見太宗貞

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

遂而愛州柳奭象州○劉洎之子諡其父寬言為遂良所

為無罪今日雪泊罪則先帝為用刑不當矣劉洎言為遂良所

寢胡氏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導之隱諱可也國家政

刑治亂之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政之

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寬以褚令罪逐故

假是以名無其孝行彥璋之言欲雪父冤蓋用刑之失亦

則遂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認廢六天之祀合方丘

神州為一祭集覽者六天之祀自貞玄以為昊天上帝

五帝由是六天之說故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  
慶禮猶著六天之說故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  
年(神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以許敬宗為侍中杜  
正倫為中書令○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

之分立與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陁河

高拒戰定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成

請侯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亟

追之可及走越石國定方於其牙帳縱兵擊之歸獲又數萬

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

者悉給還之突厥地置崑崙步真為繼往絕之可汗

亡之可汗押五突厥地置崑崙步真為繼往絕之可汗

部之可汗押五突厥地置崑崙步真為繼往絕之可汗

其支庶分王之十姓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先本康居國

觀十一二年五咄陸見同上以洛陽宮為東都○詔禁

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以劉祥道為黃門侍

郎知選事祥道以內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一千四百

準三十年則萬二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

人足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元流注所見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午戊

一三三春三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

許教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府深然之博士蕭楚

林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博士蕭楚

遂闕禮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

畢妻與其相那利私通由是君臣猜阻互來告難上兩召

之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龜茲大

將期獵之乃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高昌但為西州都督

府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

普州刺史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後抱者並列清貫而

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

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集覽清要之官籍貫籍也皆布

晉惠帝永以許敬宗為中書令辛茂將為侍中○鄂八公尉遲敬德卒通賓客凡十一年卒諡忠武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不交愛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二口叩許圍師參知政

事○削太尉趙公長孫无忌官封黔州安置

以長孫无忌受重賜而助已深怨之

言亦不悅令許敬宗與辛茂將鞞之

季方罪教與宗反謀上驚曰舅為小

奏季方之何幸至年於反敬宗反

則家之不何幸至年於反敬宗反

若先帝對曰遺愛下天乳臭兒與

威若先帝對曰遺愛下天乳臭兒與

忍加刑於無罪與昭不卿對曰漢文

止坐殺其罪無與昭不卿對曰漢文

移社稷其罪無與昭不卿對曰漢文

州安志寧亦其黨也於謀逆由褚遂

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謀逆由褚遂

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蒲敬宗身可

至弟也銓坐無異辭曰西親成莫敢

代為獄辭結奏誅之罪也銓至流所

收而葬之結奏誅之罪也銓至流所

集覽書是口尚乳臭師孺也銓至流所

六月改氏

族志為姓氏錄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

本望奏請改之以後族為第一等其

下為准於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

勳格○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

一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李

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

為昏姻自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

姓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以訖圍

師為侍中

辛茂將卒○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請以高祖太宗

瑗

秋七月殺長孫无忌柳奭韓

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二家

為永州刺史于志寧為榮州刺史

冬十月思結反遣蘇定方討

降之

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

秋七月廢皇王忠為庶人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

百濟降之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王上表

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事初若風朕不能親百司奏

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

麗將任雅相等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

府凡初八州徙潞王賢為沛王屬沛王賢聞王勃善

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鐵勒犯邊

貞觀十五年如洛陽宮如字薛延陀攻

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作擊十六年十

二月獵于驪山帝字十七年徙順陽王泰於

并州婦人年十

集覽

版授史昭曰版授謂不加告命以

之書也

數自占吉凶或告其

事廢為庶人徙黔州

盧承慶免○遣蘇定方等伐

引軍自成山濟海有

王義慈降百濟故有五

願鎮百濟府城定方前

涉獵文史趣事皆稱旨由是

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伴矣

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

入海一曰水出觀元年

餘衆悉降會有大潰斬

諸王閻雞勃戲為檄周

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

諸人之書也王勃本傳

表為鐵勒道行

軍大摠管討之

考異貞觀十五年如洛陽宮

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二月獵于驪山

均州據上書敗魏王泰為順陽王疑漏

九年詔皇太子監國

皇字羨據調露元年弘道元年景雲二年永貞元年屢書太子

監國並二十一年詔皇太子聽政

皇字羨據二十二年詔太子聽政無皇字

八月帝如靈州

宮下漏還二十一年如翠微宮

立皇子明為曹王

皇字羨按凡例注封立出於二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

十二年如玉華宮

帝字上漏崔仁師坐罪除名

坐作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

當書回紇吐迷度高宗

永徽二年西突厥賀魯殺射匱可汗自立為沙

可汗吐迷度

鉢羅可汗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

討當

三年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帝字上漏五年以

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子無字六年屯

衛大將軍程知節討沙鉢羅

屯顯慶元年同顯

慶元年以太子忠為梁王

以當依其太子無罪曰發其人

贈武士護司徒賜爵周國公

據神龍元年書龍朔元年遣

武字當五年二月帝如并州

宮下漏還

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按凡例用兵於臣子

夷狄曰伐曰攻曰擊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

此當書擊誤作征

泰等將兵討之

此亦當書擊誤作討後上元年書

書裴行儉討

突厥並同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

海

海

海

